八大山人·柳如是·红楼梦

何亮亮

南昌之行,参观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和江西省博物馆,八大山人纪念馆则是旧地重游,惊奇地发现,这个纪念馆已经扩大,是两百多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当中唯一的书画类博物馆,这固然与八大的地位分不开,也与纪念馆精心的设计与运营分不开。

八大山人本名朱耷(1626—1705),原名朱统托,字刃庵,号八大山人、雪个、个山、人屋、道朗等,出家时释名传鉴,江西南昌人。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,明亡后削发为僧,后改通道教,住南昌青云谱道院。擅书画,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,形象夸张奇特,笔墨凝练沉毅,风格雄奇隽永;山水笔致简洁,有静穆之趣,得疏旷之韵。擅书法,能诗文,用墨极少。八大是明末清初最著名的书画家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以前只在书上看过八大的书画作品,到了南昌的八大纪念馆,得以目睹八大的真迹,深为震撼,非笔墨能够形容。尤其是八大笔下的鹰、鸟、鱼的眼睛透露出的那种冷眼怒目,令人过目不忘。八大笔下的动物的眼神是作者本人的眼神,是那个大动荡时代前朝遗老、皇室后裔的莫名悲愤,更反映了一般民众对于朝代更迭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的发泄。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多次,但像明清之际的变动之巨、时间之长,为史上之最,也因此最能体现文化痛史之"痛"。八大在艺术上的成就,乃植根于其经历的文化痛史。曹雪芹在这方面,是又一个例证。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比八大稍晚(1715—1763),但也是同一个时代,同样经历了时代与家世的巨变,同样折射了文化痛史。须知痛史一词不可随便使用,明末清初之际的变动,乃是最佳注解。《红楼梦》之横空出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,更全面、更深刻。我觉得冥冥中曹雪芹的笔触,也有八大那种遗世独立、冷眼悲歌的气质,在精神方面,八大和雪芹完全是同道。然而他们并不孤单,还有一位罕见的刚毅才女柳如是为伍。

哈金在《通天之路》(李白传)中分析了"三个李白"的特殊现象。借用这个方法,有N个柳如是:历史上真实的柳如是,陈寅恪笔下详加考证的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柳如是,以及后世特别是当代人想象和塑造的柳如是。古往今来美人才女多矣,柳如是却是独一无二,难有其匹。柳如是之所以成为永远的记忆,或者作为想象与再造的资源,不仅在于她的美貌与文才,不仅在于她善于周旋于各色人等特别是名士之间,不仅在于她与陈子龙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,也不仅在于钱谦益与其忘年之恋,而在于这位金陵名姬,劝说钱谦益投入反清复明的大业,更成为江南反清复明地下运动的重要联络人和组织者。女中豪杰与乱世出才女的形象在动荡时代的完美结合,文化痛史的完美象征,以柳如是为题的各类作品层出不穷,即是此故。再回到八大。他笔下的鹰、鱼之眼的冷峻中,似乎有一个问号。法国哲学家齐奥朗《在绝望之巅》有这样的话语:"对于动物来说,生命就是一切。对人来说,生命是一个问号,一个无法逆转的问号。"

枫林路过街天桥

杨秉辉

肇嘉浜,浜,吴语小河之意。不过沪南之肇嘉浜却是一条不小的河流,其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,流经上海县城,经今卢家湾、徐家汇、七宝、泗泾而达松江。上海开埠前曾是一条重要的运粮河道。开埠后航运功能逐渐式微,20世纪初,市政发展,为利交通,肇嘉浜东段渐次被填塞,筑成今肇周路、复兴东路等路段。西段遂成"断头浜",打浦桥以西因城市废水排入,逐步污染。肇嘉浜南岸之平江路上设有原江苏交涉公所,故1924年在平江路附近之肇嘉浜上,建成一座新式水泥桥。桥成,有趋炎附势者以其时沪上最高军政长官、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之名,名之为丰林桥。不久,军阀混战,属皖系军阀之何丰林败走。里人遂以杜牧诗句"停车坐爱枫林晚"将其改称为枫林桥,桥南之路亦因之名为枫林路。1937年颜福庆先生在此创建"医事中心",包括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。

上世纪40年代,肇嘉浜之打浦桥至徐家汇段,岸边灾民聚居,成上海最大之棚户区,污染越发严重,几如老舍先生笔下之"龙须沟"一般。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设发展,1954—1956年人民政府将此河段填没,建成两侧双向行车,中央为街心花园的林荫大道,名肇嘉浜路,成为沪上东西交通干道之一。浜既填没,桥亦无存,唯地名"枫林桥"仍在市民口中流传。改革开放,经济发展,肇嘉浜路两侧车道拓宽,车行密集。为便于行人穿越,在肇嘉浜路上架设人行过街天桥。近年枫林路、岳阳路间之人行天桥自动化改建成功,不仅两侧各有自动扶梯上下,还有升降电梯可供残疾人士或携带大件物品者使用。

立于过街桥上,可见肇嘉浜路两侧高楼林立,路上车水马龙,一派繁荣昌盛景象。路的南侧,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、中山医院幢幢颇具特色的赭红色新楼林立;路北中国科学院的一批研究所隐在绿荫丛中;清晨向东望去,打浦桥地区的日月光中心等高楼氤氲在晨曦之中;傍晚向西看,徐家汇鳞次栉比的高楼在晚霞中缓缓地变换着它的晚装。看到的还只是景色,如果再了解些这枫林桥的历史,回忆百年之变迁,沧海桑田,更令人感慨万千。过街天桥皆无专用之名,此桥若需明确表述则为:肇嘉浜路上枫林路、岳阳路间之人行天桥,很不简便。何不称之为"枫林桥"?此其一。其二,此段路街心绿化之地,何不多植枫树,更竖一杜牧之诗碑,以应故事。谅不至于傍晚路上之车行驶至此,众司机皆"停车坐爱枫林晚",以致交通堵塞矣。

别高润华

周丹枫

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、全国优秀校长高润华去世了。她从1956年走上格致中学讲台,到2016年从教60周年时,始终坚守三尺讲台。早在1962年,上海就大力介绍高老师"精雕细刻"的教学特色,这在普教界有很广泛的影响。她的特色是在新学期开学之前,总是从通读教材开始,直到掌握全学期的教学要求以及各个单元、每篇课文在全册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她的每一份教案都是经过两三遍修改、反复揣摩,不少课文背诵如流。很多教材即使已教过多遍,但她认为教学对象不同,都必须"旧课新备",绝不沿用旧教案。1963年,外交部、教育部决定选派一批优秀专家到越南讲学,高老师是唯一被选中的中学语文教师,也是唯一的女性。1965年完成任务回国,越方给她颁发了奖状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高老师被任命为格致中学校长,但她除了严谨治校外,始终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台,而且都是从新生教到毕业;从备课、上课到课外辅导、批改作业,环环相扣,一丝不苟。后来因年龄关系,不再担任校长,任名誉校长。她除了热情辅佐后任校长外,继续坚守三尺讲台,还认真带教新上岗的青年老师。年逾八旬,仍坚持不懈。

我与高润华老师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多年的交往,对她相知甚深,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。她的工作可用四个"心"字来概括:安心、热心、专心、细心。她是一位把忠心献给祖国、热心献给事业、爱心献给学生的好教师。

阿贝

潘政

阿贝是我同学,还当过两年同桌。高中那几年正处在青春期,对于一个敏感的少年,那段时间的很多日子都处在抑郁、困惑和不安之中,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,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过,而与阿贝的相处,则让我得到了极大的心灵抚慰,三观的契合、性格的互补、感情的纯净让我享受到了即便是父母至亲也无法替代的人间温暖。

当时我们都是校文学社的成员,阿贝文笔好,诗歌、散文、小说都有所涉猎,现在回想起来,他发表的那些文字都是淳朴感情的抒发。在那些文字中,相当的篇幅是他在憧憬着自己的未来,十几、几十年以后,要考什么样的大学,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,要生活在哪里,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,等等。

毕业后,我们天各一方,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,除了过年过节道一声祝福,平时联系就比较少了。后来在某位同学的婚宴上见过他,那天晚上他乐呵呵地坐在酒店的一角,衣衫油腻,两眼放光,在几个女同学的围拢下海阔天空,当我注视他时,那略带酒意的沧桑老脸上不经意间泛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羞涩。

再后来,他去了我远房的表哥的公司。一段时间以后,我专门和表哥、阿贝吃了顿饭。阿贝诺诺寡言,完全没有了当年无话不谈的那种兴致和情绪。表哥私下说,你不知道的,他日子过得不宽裕,每个月要寄一万元给没有工作的老婆和海外求学的孩子。

去年春天,阿贝忽然有电话来,告诉我已辞去工作,问其原因,他闪烁其词,说自己年虽五十但还不算太大,总感觉未来几年会有大事等着自己云云,口气依稀仿佛又回到几十年前。

说书

邓伟志

近几年,许多省市办起了读书节。我们已有世界读书日,那国家的读书节定在哪一天?我建议以孔子出生日为读书节。

书籍既是高精度显微镜,又是可以探索宇宙的射电望远镜。书籍能让我们增长见识,开阔胸襟,站在前人肩上创新。读书是用间接知识点燃直接知识。现在有些人只看手机,不看书。读书不是看手机所能取代的。应该如何提高人的读书积极性呢?第一,书店要大力销售精神食粮。第二,要多发书评,认真推荐好书,让人知道什么人该读什么书。第三,在不愁吃穿的年代,人情往来,最好以送书为礼、为贵、为雅。第四,出版社要多出好书。第五,归根结底,作者要写好书,上接天线,下接地气,写有新意的书,写人民群众需要的书,不要总是老生常谈。写书、出书、卖书、评书、送书,五彩缤纷,中国人的读书量一定会走在世界的最前列。

夜光杯

箔坠儿

曲令敏

春秋天下小雨儿,白菜叶子一样的云彩从天边飘过来,长脚稀腿的,遮不住黄黄的天光,正是织稿荐织箔的天气。两根板凳支在枝稠叶密的槐树底下,上面立个门板拿绳子摽稳,两个人,一个站那儿织,一个坐在旁边续"毛儿",一晌下来,"十三脚,两头窝"的一领稿荐就成了。无论绩箔还是打稿荐,除了麻经子、高粱秆或是浸泡好的一大捆麦草之外,少不了的工具就是缠经绳的"箔坠儿"。六道经儿的稿荐,就得十二个箔坠儿坠着经子"哐通哐通"来回掂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织稿荐的时候比织箔的时候多,为什么人们不把这断砖磨成的坠子叫"稿荐坠儿"呢?大概因为叫起来没有"箔坠儿"简单响亮吧。箔坠儿在人们眼里算不上重要的工具,随便去哪个房屋檐底下、院墙角落里找几块碎砖头,拿刀砍砍,搁石头上磨磨,中间开个凹腰儿,不伤手能缠经子就成。有时候急活儿,一时找不到现成的,捡几块半截砖也能凑数。做箔坠儿,旧砖当然比新砖好,特别是那种从老房子上扒下来的,不沾水泥不沾沙,人手加岁月,磨光磨玉了,露出些麻坑,这是箔坠中的上品。不用的时候,箔坠儿就堆放在门旁边或窗户底下,风来了,雨去了,太阳晒晒又干了。真要织起稿荐来,悬挂在门板两边的箔坠儿,简直就是两排弹奏生活的编钟:一老一小父子俩,或是一男一女两夫妻,一个续毛儿,一个手脚不闲地拉动经绳来来回回地织,他们小声地交谈着一些私密的话语,或是家常的打算,或是些田里庄稼,来回翻动的箔坠儿伴和着,微明的天光下,沙沙的雨声中,门板上稿荐一寸一寸悬垂下来,简单、安适而恬静。

扫一扫,关注"夜光杯"

桂花青菜

邱仙萍

收到一袋小禾奶奶托人带来的青菜,蓝布袋盛着,打开柔软的棉花纸,一大蓬鲜嫩欲滴的碧绿拥进怀来。按照杭州话说的,这刚从地里掐来的青菜,还带着魂灵儿。这是秋天的第一把桂花青菜,用桂花铺在青菜地上,一垄垄的黄色花瓣,映衬着一溜排的翠绿。用桂花养出来的青菜,拿来煲汤,自是花香扑鼻,可谓青菜界的爱马仕了。

孙女出国读书后,禾爷爷和奶奶回到县城老家,住在了富春江畔大奇山脚一处排屋。屋子前面有一个宽敞院子,旁边还有一处菜地。三餐四时,养花种菜,喝茶弹琴,日子倒也过得怡然仙气。春天紫藤垂挂,蔷薇吐蕊,角堇和月季可劲儿绽放,铁线莲随风摇颤。夏季凌霄、玉兰和三角梅竞相斗艳,秋日银桂星星点点,茶梅初冒苞蕾。桂花树浓荫如盖,坐在树下喝茶,花朵簌簌跌落茶杯,桂花和龙井浑然一体。

禾奶奶和爷爷是真正的青梅竹马,她十一岁就被选拔进了越剧团,一千余人挑选三四个孩子,五官身材长相,嗓音唱腔乐感,腿功腰力步态,选拔严苛。奶奶是个美人胚子,眉如黛眼如星,俊俏瓜子脸,娉婷玉立,定的是花旦角色。爷爷的二胡年少就远近出名,进了越剧团,担任琵琶、主胡演奏。越剧团叫作杭越二团,产生过5位梅花奖得主。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孩子,一早起来要练功,吊嗓子,云步碎步,鹞子翻身,练指法站立,等等。下乡演出,每人背着铺盖用具,翻山越岭走路。禾爷爷比小姑娘们年长几岁,背上肩上自然挂满了妹妹们的行李。奶奶虽然现在七十多岁了,平时坐姿、走路,那是腰板笔直,小碎步一溜风,举止神态还有年轻时候的风韵。奶奶从来不提当年舞台事,有一次被大家逼着唱了一段《红楼梦》:"天上掉下个林妹妹,似一朵轻云刚出岫",一开腔,把大家吓了一跳,字正腔圆,莺啼燕转。

有一种菜叫作奶奶烧的菜,小禾在英国吃着"黑暗料理",最想念的是奶奶做的梅干菜焐肉、炖土鸡汤和包的小粽子。问禾爷爷为什么喜欢弹的琵琶曲子是《大浪淘沙》《阳春白雪》,爷爷向奶奶努努嘴,比喻自己就是下里巴人,大大咧咧常闹不少笑话。小禾幼时咳嗽喝药,半夜床头台灯昏黄,禾爷爷举着止咳糖浆很威武地说:"这个药不苦的,爷爷示范给你看"。仰头往嘴巴里一倒,结果竟是紫药水。还有一次,爷爷一边作曲,一边用高压锅煮猪蹄,只听得"嘭"的一声,锅盖飞了出来,那一个个红烧猪蹄像是倒挂竹笋一样,齐齐粘在厨房天花板上。

小区里有很多香泡树,学名香橼。到了秋天,一个个皮球大小的黄色果子,挂满了树桠,任由大家采拾。那天,越剧团的闺蜜们来院子喝茶,只说了一句这个香泡虽皮厚肉苦,但放在家里味道清香,能祛异味。一回头,便看见爷爷在爬树,说要给妹妹们摘两个,结果脚下一滑,摔了一跤。

禾奶奶说,你都快八十了,还当是年轻小伙子吗?爷爷摸摸头,不好意思呵呵笑,便在桂花树下拉着他的二胡。一曲《空山鸟语》,忽而山泉淙淙百花盛开,忽而飞鸟啾啾越过山岗;一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十八里相送同窗共读整三载,促膝并肩两无猜。

在禾爷爷的心里眼里,奶奶的一颦一笑一投足,还是当年的旦角主演。这方花果葱郁、丹桂飘香的院子,是他们琴瑟清辉的舞台。季节有轮回,人生有春秋,一把桂花青菜,就让整个秋天丰盈甜蜜起来。

十日谈

秋之味

秋风中的母亲,会如约出现在园子里,弓着身子,摘下那些有一些初老的豆角。

责编:郭影